

秋日印象

张素珍

我喜欢秋日，天高气爽，碧空如洗，湛蓝湛蓝的，如一面发亮纯净的和田玉，闲暇时静静望着头顶上空辽阔的蓝，给人以无限的安宁，感受岁月静好。

我喜欢秋日，层林尽染，恰如苏轼所赞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。又如刘禹锡感叹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站在秋风里，看片片绽黄的银杏叶似飞舞的金蝶般飘飞散落，打心里赞叹一片叶子生命凋落时，以唯美优雅的姿态告别。看红枫似火，绚烂枝头，恰似站在秋的末日以从容的姿态面对寒霜，不禁被它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热烈奔放的生命所感染。学做一片秋叶吧，即使人生进入暮秋，也要从容地绽放生命的热度和美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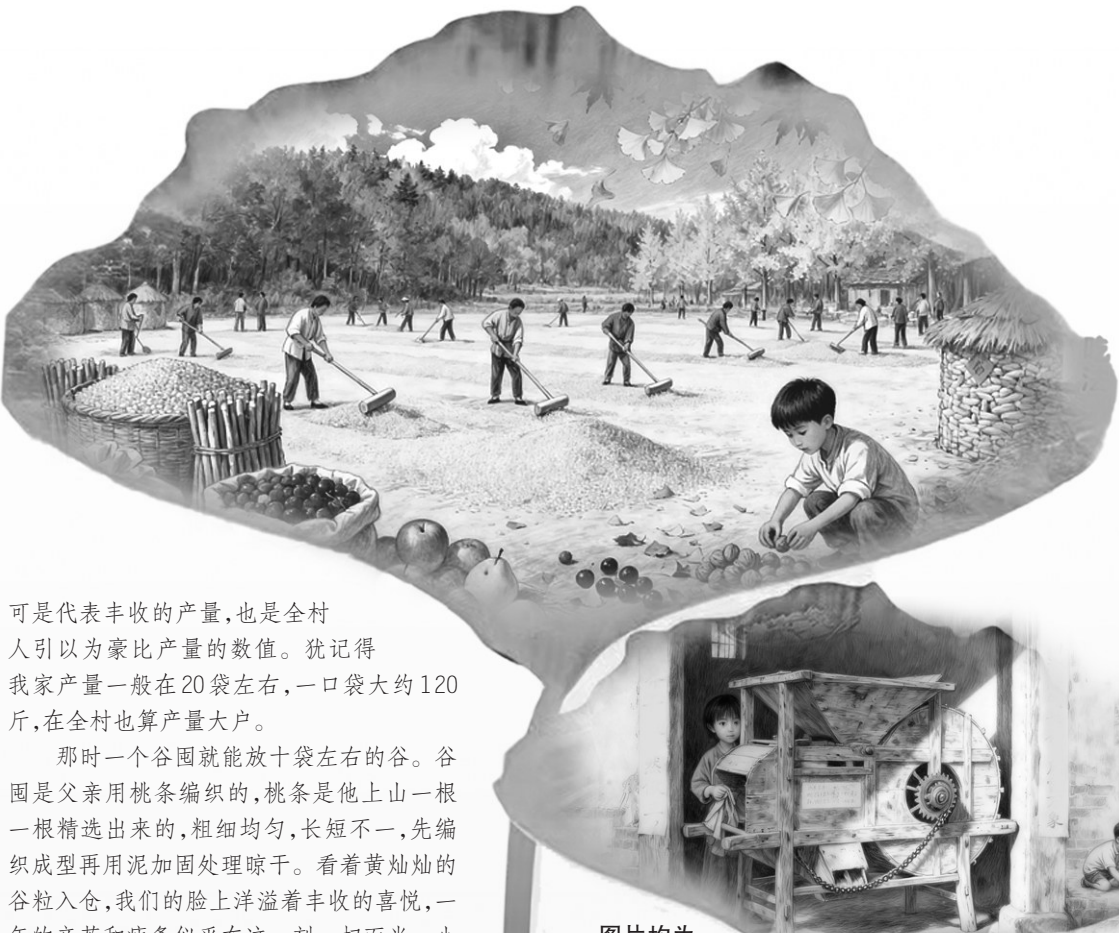
我喜欢秋日，喜欢它的果味飘香。红彤彤的苹果，黄澄澄的梨，青皮的核桃，甜生生的脆枣，酸酸甜甜的野酸枣和山楂……拥有了这些色香味浓郁的果实，“春华秋实”才有了字面和形式兼容的精美诠释。再像孩子似的淘气一把，爬上树亲手摘一颗新鲜的水果，轻轻地咬一口，馨甜溢满味蕾，那份喜悦和满足能充盈一整天。我不是果农，却享受到这一刻丰收的喜悦，曾经遭受过的风吹日晒雨淋的苦，终于硬扛过来熬成甜滋滋的味道。

我喜欢秋日，更喜欢它的五谷丰登。民以食为天。有了粮食满仓，人民才会安居乐业。离乡二十多年，我早已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活，可一到秋天，仍然记挂着秋收。那些年打谷场上的热闹，隔着远去的岁月回响在耳边……

整齐划一的落哥(连枷)声，是打谷场上的主旋律，也是庄稼人奏响的丰收曲。几乎是全家出动男女老少齐上阵，队列整齐，动作一致，用力齐刷刷地打在铺平的谷穗、高粱穗、大豆等庄稼上。这家落罢，那家起，落哥声彼此和应，节奏分明，演奏出农家丰收的欢乐乐章，气势磅礴、令人振奋。

而我却是这乐曲下一个低弱的不和谐的音符。落哥在父亲手里抡起来弧度流畅、节奏鲜明，然而一到我手里弧度打折，三四个节拍就卡顿，三五下落哥就被我抡坏了。这时父亲把他手里的落哥替换给我，并比划着告我说：“落哥落下时要整体放平受力才不容易坏。”父亲的话是听进去了，可是落哥到我手里还是照样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懒得调整姿势，打谷时随着落哥一起一落，同时腰也需要伸直弯曲，那时缺乏劳动锻炼的我是受不得这样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的“摧残”，于是我就成了和谐旋律下的一个“爆破音”。尽管父亲不厌其烦地用心教我，可我依旧没能学会打落哥。那时总觉得父母哥姐在，活有他们干，我除了用心学习，就是轻松自在地玩，其他的只凭兴趣去做。

不过，这只是秋收的一个小插曲，丝毫影响不了我参与秋收的快乐。小孩子可以做力所能及的事，比如打完谷时装口袋，我可以扶口袋，看着小山一样的谷堆慢慢变小，直至全部装进口袋，然后一起和大人计数，那个数值



可是代表丰收的产量，也是全村人引以为豪比产量的数值。犹记得我家产量一般在20袋左右，一口袋大约120斤，在全村也算产量大户。

那时一个谷囤就能放十袋左右的谷。谷囤是父亲用桃条编织的，桃条是他上山一根一根精选出来的，粗细均匀，长短不一，先编织成型再用泥加固处理晾干。看着黄灿灿的谷粒入仓，我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，一年的辛苦和疲惫似乎在这一刻一扫而光。小米饭养活我长大。妈妈熬的米汤格外好喝，尤其在秋季，米汤里熬有南瓜、土豆、豆角、黄豆，柴火烧得旺旺的，米汤熬得稠稠的，喝一口热乎乎的，从嘴暖到心里，就上咸菜，一碗米汤喝出了天上人间独一无二的美味。时至今日，我依然怀念妈妈熬的米汤，怀念满屋子的热气腾腾，和一家人的其乐融融。

那时秋日的快乐，不仅在打谷场上，还在田野里。红红的野酸枣像挂在枝头的红玛瑙，好看又好吃，摘下来就是酸甜可口纯天然的开胃零食。那时山里的孩子，像野麻雀，叽叽喳喳成群打伙在一起，寻可吃的果子，东跑西跳的不觉强健了体魄，更是历练了胆量，增长了生活动手能力。有果子吃，有伙伴一起玩，秋日带给我无拘无束的快乐。

粮食归仓。父亲在凉飕飕的寒风中，伴随着牛铃声，开始了秋耕。闲不住的父亲啊，一年到头总有忙不完的活。

秋日短，为了节省时间多干活，父亲常在地里吃饭，我负责给他送午饭。那时不懂岁月的凉薄，不懂父亲的艰辛，反而很雀跃地去做这件事，哪怕因为路远也难免心怀些许害怕。那时除了送饭，我还能在耕地旁的核桃树下捡拾核桃。核桃树被秋风吹得只剩了光秃秃的枝丫，我踩着树下厚厚的松软的核桃叶，眼睛一眨不眨地，一寸一寸地弯腰仔细搜寻核桃。若是突然发现一颗白生生的核桃，那就宛如发现一颗珍珠般惊喜。尽管那时家里不缺核桃吃，但是那种如获至宝的快乐却是无法比拟的，而捡拾来的核桃，因自然成熟掉落，颗粒饱满，吃起来分外醇香。

秋风又起，落叶纷飞，秋色又浸润了山色和田野，空气中弥漫着果香。又可以摘吃诱人的鲜果，去看燃烧的红枫，捡拾漂亮的银杏叶，唯独没有了热闹的打谷场；没有了落哥整齐划一、铿锵有力、富有节奏的打谷声；没有了妈妈熬的热乎乎的稠米汤；没有了层层落叶间掉落的白净净的核桃。

走过五十个秋，划过心头记忆犹新的，依然是故乡的秋最热闹、最丰实。

图片均为
AI制作

老扇车的记忆

陈忠义

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谁人能不珍惜呢！看到它们，仿佛就看到了先人的笑容及他们的忧伤！

那辆不能忘却的老扇车，至今仍安卧在老家门洞的一侧。它是老父亲的故事源泉、是老母亲倾诉苦痛的知己，是我童年时同小伙伴们“开仗”的指挥塔、捉迷藏的隐蔽处，更是我心中最大的问号——为什么这不起眼的物件，总让出出进进的人多看几眼，像是要从它身上记起些什么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老父亲托人为它装上了现代化的链条齿轮，并粉刷一新。可惜了啊，把一件老古董贬值了。但老父亲不这样认为，他总笑着打趣：这叫古今结合、中西合璧，古为今用、洋为中用，改革创新、变废为宝！反正理由多多，谁也说不过他。只是车身上几处巴掌大的伤痕，依旧显眼。我曾不解地问老父亲为何不一起修补，他瞬间沉下脸，愤怒地说道：“这是日本鬼子侵略咱家乡、残害乡亲的罪证！谁也不能将它抹去！”接下来，老父亲便讲述了他亲历的那幕骇人听闻的悲剧。

1940年春节这天一大早，日本人的飞机由远而近，轰隆隆的声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紧接着，就听到了接二连三的爆炸声，村中数十人死伤，十几间房屋被炸塌，还引发了大火。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血腥的气息，现场惨不忍睹！后来，丧心病狂的日本鬼子又进村疯狂抢夺村民少得可怜的年货，在村西南的路口还残忍地刺死一人……讲到这里，父亲声音哽咽，挥手在扇车上重重拍了两巴掌：“当时咱家正房房顶都被炸飞了，扇车被弹片、瓦片击中好多处！万幸啊，家里人只受了点皮外伤！”

我愕然！心中悲愤难平！至此也才明白，为什么每年春节，老父亲总会在扇车上贴上一副内容相同的白条对联——位置从不变，也从不揭去老底子！上联是“看世界吾依然傲立”，下联是“经风雨汝浩气长存”，横批是“风雷万象”。

老扇车啊，老扇车！你默默守着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，教会我珍惜眼前的安稳，提醒我不忘历史、挺直脊梁。我多想唱一首昼和夜为你编织的民歌给你听，却又总是泣不成声。

来源：《山西日报》(2025年10月31日10版)